



春秋經解卷五

宋

孫

覺

撰

莊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之法繼正則即位繼弒則不即位故一十二公之間繼弒而不書即位者三焉莊之繼桓桓見弒于齊也閔之繼子般般見弒于慶父也僖之繼閔閔見弒于慶父也即位禮居喪逾年於正月朔日始就阼階之位南面而改元以聽斷一國之政蓋盛禮也繼弒而自立者則不忍行即位之禮以為君父見弒于人則為之子者亦何心于即位也春秋因而不見所以深痛先君之禍而少伸嗣子之恩

焉左氏曰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趙子曰母以得罪去國猶為不忍父為他國所弑其情若何非通論也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此為妄也公穀曰不言即位按實不行其禮謂之不言非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春秋魯史其紀魯事異于外非以為諱也吾之君必無是惡君之夫人必無是行也吾之君則甚有道者也吾之夫人則甚有德者也待之以有道有德之人然而嘗不道而見殺嘗有罪而出奔則非待之者之過也為之君為之夫人者自取之然吾之所以待之者猶是也謂之君則至尊者也謂之夫人則至貴者也至尊至貴之位非所以待不肖姦惡之人也然不肖焉姦惡焉非號名之不

美非位勢之不崇也所以為之者非其人也吾不以今之為者非其人而卑其位勢惡其名號也吾所以待之猶是也君夫人者至尊至貴之位而有道有德之人稱也吾待之不可不以是禮也為之者非其人吾不與也春秋之法諸侯而失其國家者謂之出奔所以罪其不能守天子之土不能奉先君之祀也魯之君夫人去其位失其國家者謂之孫孫之為言謙也謙孫而去其位也堯典曰將遜于位是也春秋于魯君夫人之出奔謂之孫猶曰吾去夫人之去其國不過孫其位爾非出奔也魯君之見弑者謂之薨猶曰吾君未嘗不正終也焉得見弑于人乎凡吾之為是法者所以待君夫人也非所以待見弑出奔者也故春秋

之書孫者三夫人之孫者二文姜之孫則去其氏哀姜之
孫則不去之文姜殺其夫桓公哀姜殺其子閔公姦惡之
迹同而殺君之罪等然其氏或去或不去者聖人之意也
文姜之惡可見矣其孫于齊是宜見絕于齊也不稱姜氏
所以許齊絕之也齊侯則是與夫人為惡者矣然許齊絕
之者非為齊襄設也以明骨肉之親惡之大至其害義則
雖其親得絕之也哀姜之惡可知矣其孫于邾、非哀姜
之國非所宜往也特曰姜氏所以明邾得絕之也文姜齊
女絕之則有疏骨肉之嫌聖人辨其嫌使之得絕也故不
稱姜氏而書之曰夫人孫于齊哀姜孫于邾、非其族以
明邾不當受異姓之女他國之夫人來則絕之耳故書之

曰夫人姜氏孫于邾公羊曰內諱奔謂之孫按言奔為孫
所以待之厚而責之深也謂之諱非也公羊曰夫人固在
齊矣其言孫于齊念母也穀梁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
之也啖子曰豈有先在齊而今書孫乎蓋見不書夫人之
至爾不知姜氏隨喪而歸不告廟則不書也又曰不稱姜
氏貶按夫人不稱姜氏所以明齊得絕之也左氏曰不稱
姜氏絕不為親此說近之而謂之禮又非也

夏單伯送王姬

左氏作單伯送王姬杜預以單伯為王臣天王將嫁女于
齊使魯主其昏故單伯來送之也公穀皆以為單伯者吾
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按杜預所以推單伯為王臣者蓋

見左氏作送王姬于是之時王姬猶未至魯既言送女則
決非魯臣也又魯之大夫死皆書卒其不書者皆有所見
而單伯之卒不見于經又無不當書卒之迹內臣未嘗書
字而單伯書字若蔡伯毛伯之類是也故杜預因此數事
推為王臣也然單伯于此見經之後莊十四年齊人陳人
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冬又會諸侯于鄆春秋王臣而會
諸侯但序諸侯之上亦不若內臣而書會也惟內臣會諸
侯則曰會某由此觀之則單伯內臣非王臣也王姬未至
于魯不當稱送此當從二傳作逆王姬為是也然內臣而
稱單伯者二傳所謂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是也天子命
之畿內之邑使之歸國為大夫故書氏書字同之天子大

夫也鄭祭仲陳女叔之類是也卒不見經或有大惡或舊
史所無未可知也書曰逆王姬者天子之女下嫁諸侯之
國尊卑不敵必使同姓之國主之魯之主王姬之婚蓋同
姓亦常事耳天子之女且至使大夫者逆而為之主亦常
事耳皆不當書而書之者蓋桓公見弑于齊仇讎未復而
莊公又在衰經之天子乃于是時使之主王姬之婚下嫁
于齊居喪主婚非禮也又與仇讎之國為禮失禮之甚者
書曰單伯逆王姬以見天王不當使居喪者主婚魯不當
交仇讎而單伯不當逆也公羊曰何以不稱使按內臣出
外未嘗有言使者春秋省文耳何獨于此始發例乎穀梁
曰其義不可受之于京師也按逆王姬則是如京師可知

也不須曰如京師也惟曰君弒于齊其義不可受此說是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荀子云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入則孝出則弟人之小行也蓋事有不中于道理有不合于義則雖君父之命有不必從惟道義之所在耳桓公見弒于齊仇讎未復莊公之喪猶未除也而天王遽使魯主齊王姬之婚天王則失禮矣為莊公者當以衰經未除仇讎未復辭于天王期于得請而後已于是之時非無同姓之諸侯非無喪之隣國也莊公未之辭爾辭之不同與不辭同也誠之至者通于神明哀之切者感于異類君父之讎未復

儼然在衰經之中乃遽釋怨解讎與之為婚姻之主雖變其禮而築館于外然猶未免于交婚也聖人以莊公為事君不盡其誠居喪不致其哀忘君父而交仇讎舍衰經而親弁冕雖築館以示變然不能救其罪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不知而為者猶可恕也知其非是猶且為之此聖人所深誅之者也莊公知主婚之非而改築王姬之館孰與辭之而不築也蓋攘難者待來年而後已孟子非之不當主婚而築館于外春秋罪之左氏曰于外禮也穀梁曰變之正也不能辭之而徒築于外乃以為正禮正止如是乎非也趙子曰築之為宜不若辭之為正是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春秋書錫命者三桓公之命錫之于既薨之後文公之命錫之于即位之初成公之命錫于在位之八年三傳諸儒論其禮皆不同杜預尋左氏之說則以為桓公之命若今之哀策文成則錫以命圭合瑞為信若如其說則錫命之禮有不同矣然經書之皆曰命無異文焉公羊以為命者加我服也何休解之曰九錫也按九錫蓋諸侯極盛之禮非大功大德不輒加之矣以周室之衰而魯侯之弱不應十二公之間賜之九錫者三也穀梁曰有受命無來錫命范甯亦曰九錫也至如陸淳趙子之徒以為如漢已來就加爵秩今以經考之則桓公已死文成時在外謂之追錫死者則在外者不通也謂之加服錫圭則已薨者無用也

尚書文侯之命有秬鬯弓矢亦不具九錫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有受職受服受位受器賜則賜官賜國作牧作伯之別然則上之賜下尊之賜卑皆謂之命故書傳言天子則曰天命言臣則君命言子則父命蓋命者亦無定物上之所加君之所賜則謂之命春秋之時天王有賜于魯則皆書曰錫命于其來求則指其定物曰求車求金此聖人之微意而君臣之大法也君而有賜于臣父而有賜于子不以其多不以其少不以其貴不以其賤皆曰命焉物之多少貴賤不可校也其所重者尊者之命焉君而有求于臣父而有求于子多者言其多也少者言其少也貴者言其貴也賤者言其賤也為之臣子而君父

有求于我為則所以事之者不至而有罪矣必言其貴賤
多少以為輕重也春秋書錫者三而皆謂之命書求者三
而指名其物聖人之微意而君臣之大法也春秋書王必
曰天所以別吳楚之僭號表天下之無二且推尊之明無
與上也其不書王者三范甯所謂舊史有詳略夫子因而
不革者也趙子曰殺弟出居覲文見義至于錫命桓公則
歲月已深不異其文則無以見惡按經書錫桓公命則弑
君大惡之人而天王之命加之譏貶之意已見何須去天
也當從范甯之說錫桓公命見其生不能誅死錫之命其
無王也甚矣

王姬歸于齊

不書來逆者蓋齊侯自來得禮親逆常事不書齊與魯為
世讐而魯主其婚又在衰經之中也不書王姬之歸無以
見魯之失禮而天王之失命也趙子曰內女歸非常乃書
此說是也公羊我主之穀梁為之中者歸之也十二公之
間書王姬之歸者惟二處耳足知書之皆非常也

齊師遷紀邾鄆

春秋書遷有二例宋人遷宿遷非宿之意為宋所疆遷邢
遷于夷儀邢自遷國非人疆之至于邾鄆鄆三邑為齊師
所遷與例不同而書之有異此聖人之意也紀無可滅之
罪齊侯志欲滅之紀于當時其行又賢聖人于齊之滅紀
特變文以示義不與無道之齊而滅有道之紀凡遷之例

皆書人以見遷人之為已附庸貪利忘義行如匹夫紀三邑之見遷則書曰齊師以見三邑之民無去紀之意而齊以師疆遷之也邾郚邽遷之于齊則三邑為齊有也春秋之例奪取他國之邑者謂之取齊寔奪紀三邑以為已有然不曰取而曰遷者取他國之邑容有可取之罪紀寔無罪而齊疆取之不與無道者取有道之邑變其文書曰遷春秋于紀之文也見孔子之意眷然不忍也自遷邑至于大去其國孔子書其事而致意者三齊寔取紀三邑而書之曰遷蓋不與三邑之入齊而紀至于弱也紀季以鄭叛于齊不曰以叛而曰入蓋曰齊為無道安得有邑從之于齊寔滅紀而紀侯出奔不曰出奔而曰大去蓋曰齊安

得逐有道之君而使之出奔乎紀侯大去其國耳孔子於紀之亡三致其意所以甚疾無道之齊而深護有道之紀齊滅人之國以自強雖得志于一時而孔子罪之則其惡流于不泯紀見絕于強齊而無告於天下然春秋善之則其志伸于無窮公羊曰不言取為襄公諱也按變取為遷深惡之也安得謂之諱也若曰為賢者諱則襄公大惡之人春秋安得為之諱也穀梁曰紀國也邾郚邽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郚邽邾郚邽者紀之三邑耳謂之國非也若遷紀于他處當加其文范甯非之是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邱之地公穀皆以為邾邑而杜預闕之此當以公穀

為定春秋之例國則曰伐邑未有書伐者於餘邱特書伐者孔子之意也邾者魯附庸之國於餘邱魯附庸之邑曰親近者莫過于附庸附庸之邑叛而至于命將帥師伐之所以見內之德有所不修內之政有所不明附庸我國也於餘邱我邑也我之邑叛而至于伐也何繫于邾焉叔孫州仇帥師墜邱我之邑也不得曰隳魯邾也焚咸丘咸丘我附庸邾之邑不得曰焚邾咸丘也圍宋彭城不書宋無以見彭城之屬宋也咸邱于餘邱書曰邾則無以見邾為我附庸而二邑為我之邑我附庸之邑叛而至于大夫之尊舉國之眾鼓其罪而伐之則我之所以為國者無乃有所不至而然乎于餘邱之不係于邾所以責內尤深也

公羊曰國之君存焉耳若邾君寔存于此當曰伐邾以邾君為重也春秋之法舉重者書之邾君寔存乃曰於餘邱則是舉輕者言之而殺其罪也此非也穀梁曰公子貴矣曰師重矣而敵人之邑所以譏公也若譏公不以將尊師眾者敵大則是教人戰也春秋乃教人戰乎此非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女而為外夫人者春秋皆不書卒非與魯事且非懲勸所係雖來告亦不書王姬而魯主其婚者則為之服亦不書以其常事無所載也春秋書王姬之歸者皆在于莊公之時而其歸又為齊夫人者所以罪莊公忘君父之大仇徇婚姻之常禮也王姬之歸者二而書卒者一蓋其卒適

在于莊公之時也莊十一年歸齊之王姬其卒不在于莊公之時則不書也莊公父見殺于齊而國小力弱仇讎不復雖一時見命于天子而莊公不能大義辭之為主其婚而竟成其禮至其來告王姬之卒則莊公又為服其夫人之服君父之讎同于草莽而不報仇讎之夫人為之主而為之服所以見莊公一失于前而其後蕩然失之也魯與天王同姓聖人之後而禮義之邦也天王之女下嫁諸侯天王之后歸于京師者多魯主之然而十二公之間二百四十二年之久王姬之歸書之最備者齊王姬也單伯之逆築館于外王姬之歸王姬之卒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見于春秋者凡四春秋常事不書而齊王姬之事書之備者

所以見莊公盡禮于仇讎而無恩于先君也罪之大則書之備惡之積不可掩也十一年之王姬書歸而遂已者但以見莊公主婚之罪也其卒或于他公之時齊雖來告魯雖為微服亦不書也仇讎者嘗易世矣主婚者嘗已死矣罪無所加則不書也公羊曰我主之也穀梁曰為之主者卒之魯主王姬之婚不一也何獨卒王姬乎元年者卒之則十一年者何不卒之也啖子曰公為之服也十一年之王姬何不為之服趙子曰記是以著非為仇讎夫人服猶以為是交仇讎者亦得禮也啖趙之說亦非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己酉宋公馮卒

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蓋孔子

之意以天下萬事處得其道而制得其初者則不至于無
如之何及其至于無如之何也天下之大惡萬事之極弊
所不可諫止所不能救者聖人亦猶曰不能如之何而已
矣瞽瞍者何如其父也商紂者何如其君也舜之事父可
謂孝矣而瞽瞍不愛也且將殺之舜念父母之不我愛何
也我之事之未必至也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祇載見瞽
瞍瞽瞍亦允若瞽瞍之頑如此也而舜終格之為舜者亦
曰事父之道不曰如之何也文王之事紂可謂忠矣殷紂
不愛也且將殺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之心
不懈也庇民之德日大而事君之心日小卒自免于禍後
世之為人子者父之頑苟不甚于瞽瞍者皆可以為孝子

也為人臣者君之惡苟不甚于商紂皆可以為忠臣也孔
子謂天下之惡無不可止之者萬事之弊無不可救之者
以舜文王之事知之也夫人姜氏之惡見貶于春秋見刺
于詩并出于傳可謂大惡不可掩至著而不可救矣然而
孔子書之曰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魯之國莊公之國也
夫人姜氏莊公之母也孔子書姜氏之惡于莊公之位之
年莊公有罪也莊公父見殺于齊侯而母奔于齊為莊公
者宜哀痛其父之死不以其理也毀瘠深墨哭泣思慕以
仇讎未復為刺骨之恨以父之見殺為窮天之恥愁憂痛
傷若不容其生于一日也則其母姜氏雖頑如瞽瞍雖惡
如商紂且將感動其心而奔之有所不忍也故姜氏之會

齊侯蓋莊公之哀戚不至而誠心不篤耳論此義者多矣
惟趙子得之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此深
于春秋之言也故柳子厚嘗稱其書曰讀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穀梁曰言會非正也姜氏
之惡如此乃徒責之曰非正則其所謂正者忘其大矣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侯伐衛
朔未命之大夫也無駭鞏挾之類是也不曰帥師少也
會者外為志也伐者聲其罪而行也左氏曰疾之也按不
稱氏未賜族爾謂之疾而去之非也穀梁曰不稱公子惡
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公羊謂吾大夫未命
者其說是左氏穀梁皆穿鑿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臣子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之喪葬而子不往則不孝矣
君之喪葬而臣子晏然不赴於義得乎天王崩葬春秋載
之甚詳周之告崩則書崩魯之會葬則書葬義無可疑也
然而啖趙之徒皆以為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
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喪修服于國卿往弔送既
葬卒哭而除喪若此則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
為得禮也春秋常事不書得禮者又書之則失禮者如何
見乎按天王崩葬當從孫復之說古者天子奔諸侯近者
奔喪遠者會葬故周禮大行人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
禮此說是也說春秋者多議春秋之時書魯如京師者一

若魯公寔有會葬天王之事則于經當書經不書其事安知魯公之自往也蓋春秋常事不書其非常者則書之叔孫得臣叔鞅之如京師以其君不自往故著其使臣之罪也若魯公自往乃是禮當然者合禮則不書也春秋書諸侯之葬未嘗言所往之臣其書之如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者蓋以使卿會葬其禮太重見其失禮故書之也葬天王而使臣者罪公不自往也葬諸侯而使卿訛卿往失禮也故葬天王而得禮者但曰葬某王葬諸侯而得禮者但曰葬某公書臣往者皆有罪也魯公之如京師葬天王得禮不書也書公如京師者一罪成公因伐秦而遂事也古者諸侯即位必朝于天子春秋之時其禮多廢莊三年葬

桓王因會葬桓王遂如周也宣三年葬匡王襄二年葬簡王皆因會葬而往也由此觀之則知諸侯即位之後當行朝禮三公即位之初未嘗如周又會因葬天王自往以行二禮且親周也葬王之葬在文公九年故文公不往而得臣往焉景王之葬在昭公二十二年故昭公不往而叔鞅往焉蓋知即位之久則事周之心益懈不自往而使臣也然則匡王之葬亦莊公自往葬之不書于經常事不載桓王之崩在桓公之十五年于是始葬者穀梁謂之改葬是也以其非常是莊公自往故書之耳左氏曰緩也按寔改葬非緩而方葬也穀梁或曰郤尸以求諸侯范甯非之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春秋之法以已之邑入于他國者書之曰叛鄆者紀邑紀季以之入齊而經不書以叛而謂之入者春秋之變例而聖人之意也夫以甚弱之紀而抗虎狼之齊必至于傷殘其人民而覆亡其宗社潰滅而後已也紀侯閱其民之無辜而念宗社之不祀也則使其弟季以鄆入齊求以生其民人存其宗祀若紀侯者固王道之所賢而聖人之所與况于春秋之時爭奪侵伐之無已殺傷敗亡之不救貪利而不愛其民屈彊而終覆其祀者不可勝數而當此之時紀侯之行獨能如此孔子安得不少進之乎故于弟季以鄆入齊也不以例書曰叛而變文曰入以見紀季受兄之命而能存其祀也公羊曰賢紀季者服罪也按紀季無罪

齊以強暴滅之而紀侯不忍閱其人民使季存其宗祀何罪而服乎非也

冬公次于郎

春秋書次皆譏也凡兵者義而後動可也不義而動而有畏而後次也或以義而動而加畏亦畏而次也故次有二例然皆訊也紀魯世相婚姻世相會盟世相往來紀侯見逼于齊已遷其三邑矣紀季又以鄆入齊矣紀之亡在于旦夕也公不忍而往救之然又畏齊而不敢也故徒次于郎為凡兵者量力而後動中節而後舉不量力雖不可舉也不中節雖量力不可動也故兵者量力為上中節次之蓋有不量力而忘其國家者矣宋襄公之敗于

泓是也力雖強而不中節者又不可勝罪也當是之時紀雖危亡然為莊公者宜量其力之如何可往也則往救之力不可救則不如勿往而已矣內空虛其國家外無救于危亡徒至于郎而次止焉聖人罪其勞衆而無功也書曰公次于郎：左氏作滑公穀作即當以公穀為定左氏之例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春秋書次十六未有舍信之文但訊其次不論其久也左氏之例不通矣公穀皆是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春秋諸侯相見皆謂之會：者蓋春秋之時諸侯相見以禮之名也簡禮而會者謂之過：罪又重于會也二百四

十二年之間未有言享者其因會而相享者亦不書以會為重則享不足校也夫人無道而享齊侯亦因會而後享也然經不言會而言享者姜氏會齊侯又享之播惡于二國之內會已不可况又享乎以享為重故書享也姜氏齊侯之惡不待貶絕而見矣為莊公者亦未免于有罪也穀梁曰享齊侯所以病齊侯也按姜氏大惡而公猶有罪何獨病齊乎陸淳曰參譏之此說是也

三月紀伯姬卒

春秋內女歸為諸侯夫人則書卒蓋其尊卑敵公公為之服九月之服故也中庸日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蓋以為諸侯則有國君之尊故于旁期之喪皆降

為大功內女適諸侯為夫人則于公有姑姊之親公為之服九月服春秋以恩錄之故書卒也其有惡行則去卒以示貶明不足以錄之以示恩邾伯姬是也其隨行之著若紀伯姬宋共姬者則著其終始之事卒葬之詳以見其賢焉紀伯姬隱二年歸于紀于是始卒書之者公為之服以恩錄之且明其無惡行也穀梁曰吾女適諸侯尊同則吾為之變此說是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遇者簡禮而會義同隱八年遇于垂按齊陳鄭三國之遇三傳皆無事迹今以經前後枝之當是之時齊將滅紀而畏陳鄭救之故齊侯為主求陳鄭為遇以安二國也所以

知其必然者蓋鄭于桓十二年嘗與魯助紀及齊宋燕戰于紀之國都宋齊敗績陳又鄭所與之國故兼遇二國結其驩心而其下遂書記侯大去其國也然則齊侯將滅人之國而畏諸侯之兵至于求合而相遇其亦不可勝罪也紀侯大去其國

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守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也乃告其耆老也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蓋太王之所去者邠之地爾邠之人未嘗去太王也故古者去其國而能不失其人

者惟太王耳後世亦有去國者矣未聞其國人從之如太王之去邠也春秋書紀侯大去其國說者褒之或過其寔貶之或失其真皆未為得也公羊之說最為誕妄齊襄復九世之讎而紀侯當絕滅是春秋滅人之國猶為賢也此不近人情矣穀梁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之從者四年而畢也若紀侯舉國而去不為大去民盡從之則當復建國如太王之岐山然春秋于此之後紀遂不見蓋紀已滅矣此不通矣陸氏之徒曰堯禪舜禪禹非賢非德莫敢居之若捐軀以守國殘民以守國斯皆三代以降家天下之意若陸氏之徒以紀侯去國為堯舜之心雖三代不能及也穀梁陸氏褒之則過其寔公羊貶之又失其真

俱未為得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以此施于春秋不獨戰伐之一事蓋春秋之意孟子以一言盡之彼善于此則有之此極至之論也春秋之時無德而固守其位無道而固持其國者天下皆是也終于一身之不保而至于奔亡生民之無辜而至于塗地紀侯于是之時不忍闕傷其民而苟全一身之爵也使其弟以鄰入齊以存其祀而脫身去之宗祀復存不可曰滅其臣與民未嘗逐之不可曰奔聖人美其輕去一身之位而舉一國之民也特變其文而曰大去紀侯之所謂賢蓋春秋時之賢也非孔子之所謂賢也大去之所謂褒蓋春秋時之褒非孔子之所謂褒也太王去邠國人從之邠之地亡也而人未

嘗亡也紀侯去國；且至于亡而人亦亡也邠之人被太王之德深如父母也父母往則子從之故太王亡邠不亡其人也紀之人被紀侯之德淺其為紀民與為齊民等耳紀亦一君齊亦一君去紀而歸齊則是失一君而得一君也故紀侯去國民不從之紀侯亡紀遂亡其人也春秋之賢紀侯乃為當時忍閹其殺者設也紀侯之賢春秋之賢耳非孔子之所謂賢也蓋去其國而不若太王者皆孔子所未與者也孔子論群弟子之行未嘗與之為仁而管仲者孔子謂之如其仁蓋管仲之仁齊小白時之仁也然則紀侯之賢乃春秋之賢耳此不可不辨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仗大義而為小惡者春秋之所誅也齊大惡矣欲為小善以掩之又春秋之所深誅也齊侯滅人之國滅人之君入其地為附庸春秋之大惡不可勝誅矣乃于伯姬之卒加恩葬之將以掩其惡而求善名也然不能逃孔子之誅也矣故春秋之作所以公萬世之與奪正一時之是非齊侯之于伯姬衆人之所謂善一時之所謂仁然而孔子罪之紀季之以鄒入齊衆人之所謂惡一時之所謂非然而孔子與之故心不純道則雖葬亡國之夫人不得為仁志存乎仁則雖叛其兄而出奔是亦為義趙盾反不討賊安知其弑不與謀故書曰趙盾弑其君楚子亦嘗討罪然而遂欲懸陳故書曰楚子入陳心則是而迹非迹雖善而情惡

一時所不能辨衆人所不能知者春秋正之齊為虎狼之行而為婦人仁葬百十夫人不能償滅國之罪乃欲葬一伯姬而掩覆其惡耶公羊曰雖過紀侯殯亦將葬之蓋公羊賢齊侯之行終欲附成其說假令能葬紀侯遂足滅贖國之罪乎穀梁曰失國故隱而葬之按書齊侯葬之所以罪齊侯耳何謂隱之乎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之父見殺于齊公之于齊有不同天之讎也然而莊公忘其父之讎而貪齊之利畏齊之強元年主其婚三年臣會其伐春秋書一書之以見其罪然元年之婚見命于天王雖有交仇讎之罪其責差輕也三年臣會其伐罪已重

矣然公猶未親也于是又親與其臣狩于其地蓋公之不孝而釋讎也于此為甚聖人深疾之書曰公及齊人狩于禚莊公釋仇讎之罪惟是為重也不曰齊某而曰人焉又所以重之也其父見殺于其國而為子者乃與其臣狩于其地不同天之恨則俄頃忘之遊畋之樂則晏然為之雖甚不孝甚不肖者有所不為而莊公安為之聖人方曰吾之君必無是行必無是惡安有其父見殺而子從其臣遊乎吾之君不為是也吾之君失禮之甚不過與彼微者狩耳彼微者必不敢抗我而狩我求與之狩而後及之故曰公及齊人狩于禚所以待之者厚責之者詳則其罪之者深矣公羊曰重乎與讐狩也穀梁曰早公之敵所以早公

也按不書齊侯寔非齊侯也不書其名嫌以臣而敵我也
公穀之說皆非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夫人姜氏會齊侯之惡春秋皆據寔書之以其為惡之迹
同而罪無輕重也或會或享如其師一時之迹不侔而為
惡之行則一春秋必異其事而書之著其惡以傳信後世
耳于是之時齊侯將兵于外而夫人奔之不曰會者無前
定之期也不曰享者無相享之寔也不曰其地師之次止
無常也經無訛刺之文不待貶絕而可知其惡也

秋 郟犁來朝

郟犁來僖七年之小邾子也于是之時霸者未起但為附

庸而居邾之地附庸之君春秋例以名書以其國附庸于
大國而爵秩之高下裁能當大國之大夫春秋諸侯大夫
例書名故附庸之君未有爵命者亦書名桓十七年公及
邾儀父盟于越是也犁來自是之後數從霸者征伐齊桓
公始請王命加郟以子爵始自為小邾故僖七年之來朝
書曰小邾子自稱子之後遂不復稱邾春秋亦不見其名
朝者朝事天子之禮附庸雖卑然亦無朝諸侯之義春秋
之時朝禮咸廢而小弱者奔走于大國暴彊者受人之朝
故凡書朝者皆兩罪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以一字徧施于春秋而不可推以為常者惟人字耳或書

以為貶或書以為褒然皆隨其事而可見其義執諸侯執大夫書人貶其擅執無罪之人行如匹夫也殺弑君之人及二國不盟而平善其得衆人之心若舉國皆欲之也至于公之會盟侵伐歷叙諸侯之國以為人者又聖人之微意而春秋之微旨也聖人設禮近尊者不得敵尊敵尊則為僭故為禮以踈之遠尊者不嫌且僭愈踈則不親故為禮以親之禮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君沐梁以梁為貴也大夫沐稷賤於梁也士沐梁士去君遠不嫌其僭也梁則同君而禮益殺矣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主人代君者也不使大夫而使膳宰大夫位尊代君為主人嫌其逼也膳宰士耳士卑雖為主人不嫌其逼也設禮

之意如此者衆蓋春秋亦用是也魯公而同他國會盟侵伐他國或使臣敵公其臣雖大夫不名也書曰人耳魯公以一諸侯之尊而屈與他國大夫會盟侵伐則耻辱之甚不可言也夫大之位逼于君而使得與我公會盟侵伐也則是我公為彼僭矣彼且僭之則是魯公之位與大夫等也故其與他國大夫會盟侵伐類皆書人若使微者從公則不嫌抗公也孔子之為是法者蓋以待有道之君也君有道則其政教必修聞望必著他國之君且將從我我往從之則彼必奔走而事我矣若微者然順從無疑也必無敢抗而敵我者矣故春秋之間以魯公而會外臣者未嘗著其名也必皆曰人焉其有異之者皆變例也于是之時

公會諸侯之師以伐衛者蓋衛侯朔為公子黔牟所逐求復其國諸侯伐衛以納之也伐衛之役寔納衛侯朔于衛然言伐而不言納蓋衛侯朔得罪于其國國人逐之于是天王且使子突拒朔以救衛則是諸侯之師拒天子之命而納惡人也拒王命不忠納惡人不義不忠不義無名之師聖人所不與也故沒去納朔之事不與其拒王命而納惡人也春秋寔納君者書納：子糾納捷菑是也彼書之者雖有不當納之罪然未有拒天王之惡也猶書納以見其寔至其大惡而不可掩者聖人反沒去之所以責之尤深而罪之尤切也魯公之弑書薨夫人之奔書孫意愈微而惡愈著文益深而罪益彰此春秋所以為難也穀梁曰

人諸侯所以人公按諸侯言人寔使人耳非諸侯自行也若自行書諸侯之爵其罪之者不更明歟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春秋侵伐者皆罪之也有能救之者則春秋善之以其志無惡也然救之為道當量其力之為如何與其責之輕重也在方伯之位而諸侯之兵有無名而與者責當救之而力又可也起而救之則固善矣以弱小之國又不在方伯之位惟以我之同好我往來之國如是而救者則春秋之所不善而聖人之所未與也蓋同室者鬪則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隣有鬪亦纓冠焉則感之甚者也春秋書救者二十有三救固聖人之所善然無責而救又不量其力

者雖同出于救而所以為救者異也然救亦一名也若其
輕重則皆隨其事而見焉衛侯朔譖殺二公子于衛即位
數年而見逐于黔牟黔牟在位八年矣去年之冬齊帥諸
侯之師伐衛而納朔天王于是使其子突者救之春秋之
法王臣而士者書名蓋王制謂天子之元士視附庸附庸
之君春秋書名故王臣而士者亦書名以明爵例同而輕
重等也書曰王人則微者矣又曰子突者貴之也于是之
時周衰如此而天王能征朔之不義而助黔牟之當國使
子突者將兵救之蓋善矣然經不褒之蓋春秋之法有褒
則有貶有善則有惡褒一善所以使善者勸貶一惡所以
使惡者畏無空言也天王者天下之至尊而道德之所從

出其善者眾不可以一善褒蓋褒者有貶之辭也天王可
褒則亦可貶矣故春秋之義天王無褒非無善也其善者
一褒不足以該之也天王無貶非無惡也天王之位非為
惡者居之雖有惡不加貶為所以責天王備而預為之嫌
也王人子突救衛子突之善非天王之善也子突善則天
王善矣然救衛之事王人之一善耳未可以為褒濟吾天
王也王師敗績于茅戎王師自敗耳非茅戎能敗王師也
故為王師則無貶其敗者自敗也春秋善天王之救衛而
書子突之字貶王師之救衛而以自敗為文蓋曰天王無
褒又其善不可掩也則褒其臣天王無貶又其惡不可諱
也則書王師之自敗所以推尊而責備之也穀梁曰救者

善則伐者不正矣趙子曰假今天王不正諸侯豈得爭之哉此說是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春秋之義難者曰衛侯朔內有公子黔年之難外有子突之師雖諸侯助之不可以安而歸也故書曰入春秋諸侯失地則名衛侯于桓十六年出奔于是始復其國出入皆名罪其以國君之尊不能守位而見逐于人以匹夫處之故書名也公羊曰犯命也穀梁曰惡也按失地之君例當名不可更為義說

秋公至自伐衛螟

春秋書至者皆公反告廟也其至或以前事或以後事皆無一定之法蓋人君之一出或行數事于其反也不可以並告但擇其一事之重者告之春秋因舊史即書之耳公羊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按公去年伐衛納朔諸侯之伐竟成而衛侯竟入非不得意也公羊之例不通矣

冬齊人來歸衛俘

衛侯朔出奔于外八年黔年已立為君矣而諸侯帥師納朔于衛天子救之不可朔竟得入為君朔以諸侯之兵納已而又得立齊主其兵於是以寶賂齊使分遺諸侯於是使微者分賂于魯蓋朔嘗得罪于其國見逐於衛國之人衛已有君又天王為援為諸侯者亦可已矣乃相帥伐衛而遂納之又取其寶齊主兵又為分賂焉不著齊人之歸

則無以見齊主其賂孟郟之大易公自取之不可以分過
于人衛之賂實齊實取之而分我故主齊言之以重其罪
公羊曰齊遜于我也按納君受賂無可受之理齊人歸之
分遺我也無相遜之事左氏曰文姜請之按經之上下文
無文姜請寶之事若有之當紀其實不當滅去姜氏也穀
梁曰分惡于齊也按齊寔來歸非分惡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按姜氏齊侯罪均惡等蓋無輕重也左氏曰齊志也蓋猶
以書地辨彼我之志不知聖人一書之以見其罪耳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經星也經星之于天無時而不見無雲掩之而不見

焉異之甚者也至其夜中而隕如雨又異之甚者也故言
恒星之不見則恒星之不見可知也星隕如雨其隕者星
耳不知其為恒星也故不見者知其恒星隕者不知其名
也如雨多也自上而下如雨然也夜已不見及中而隕皆
異之當書者恒星當見而不見星不當隕而隕故恒星以
不見為異星以隕而書也左氏曰與雨偕也按書星隕如
雨但以多名之如詩曰祁祁如雲亦多之辭也不可謂雨
偕也公羊曰不及地尺而復按經書其隕亦不見不及地
而復之義穀梁曰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趙子曰若其不
多豈得稱雨此說是也

秋大水

春秋經詳

卷五

二十五

大者非常之辭非常而為災故書也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按若災不及高亦當書之不以高下為辨也

無麥苗

春秋之秋夏時之夏夏之時麥已大成而禾苗方盛大水之災而麥也苗也皆無也災之甚者故書之二十八年麥禾之無經書之曰大大者非常之辭麥苗之無以水災而無也災之所不及者猶有存焉不得曰大無也麥禾之無書之於一歲之卒歲凶而至于冬一國之內舉無收也蓋大無焉不得但曰無也故無麥苗志之于秋見水災也大無麥禾志之于冬見歲凶也春秋一字見聖人必盡心無苟然者左氏曰不害嘉穀也按經先書大水而後言無麥

苗蓋為害矣一穀不登民有受其創者謂之不害嘉穀非也公羊曰一災不書待無麥而後書無苗按聖人重穀害民為災而及民物者春秋未嘗遺之也一災不書則隕霜殺菽亦一災耳何為書之乎此非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春秋書次皆訛也莊公于此將有圍邾之事嘗欲與陳蔡偕行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俟之凡次皆有待也春秋書次一十有六未嘗有言俟者於此書之蓋聖人深疾之也邾于魯為同姓之國莊公無親之之恩率諸侯以伐之春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我俟之也及齊師以圍之我及

之也邠為同姓而率諸侯伐之其為志者皆我也所以重
內之罪而深疾之也公羊曰次不言侯記不得已也按春
秋事皆據寔未有無其事而加之謂之記不得已非也穀
梁趙子皆謂陳蔡將來伐故次于郎以俟之今按經前後
無與陳蔡相違之迹安得來伐之事乎蓋不明將邀陳蔡
以伐邠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俟之耳

甲午治兵

治兵習戰也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治兵之法壯者在前老
者在後先武勇也振旅之法老者在前三壯者在後明少長
周禮治兵之法成于中秋遂以獮田為振旅之法行于中
春遂以蒐田為無非事者夫民勤動于四體而無一朝之

體也又兵不可施于無事而田不可廢于四時故獵且及
兵示戰事之不可忘而祭祀之不可失也春秋之法常事
不書失禮非常則書之莊公之志在伐邠以滅同姓之國
非時而治兵于外勞苦其民而有意于侵伐失禮且非常
也故書曰甲午治兵志不時且明其不當治也左氏曰治
兵于外禮也趙子曰兵車之眾非廟中所容按公非時治
兵志滅同姓春秋書以罪之耳左氏謂禮亦安乎按經傳治兵之義其禮甚
明不得曰祠兵也又曰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是
按寔以甲兵治兵故書之自安得為久之事乎穀梁曰治
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按治兵本為圍邠非為禦
陳蔡也若以禦寇而嚴終乃是得禮春秋何用書之乎穀

梁蓋以俟陳蔡為預防之故迷誤耳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二國將卑師衆故皆稱師及者內為志圍者以兵環之也邾者魯同姓之國莊公志滅同姓求于齊師同姓圍之然而邾獨畏齊之強也降于齊焉莊公連年治兵求伐同姓德不足以懷來威不足以畏服邾又畏齊而獨降齊也公之惡可知矣春秋降有二例齊人降鄆鄆力不敵齊強降之也邾降于齊師二國勢均力敵然邾不降我而降齊非齊能使之降邾自降耳鄆見逼于強齊無有降齊伐者書降鄆所以專罪齊也邾見圍于齊魯齊強而魯弱歸魯則齊怒歸齊則魯不能爭決志降齊所以兼惡魯也魯之國

小而力弱又無道以伐同姓至其降也又歸于齊焉齊非無罪也其重魯也以不降我而見降齊之順也左氏曰君子是以善莊公蓋以莊公不從慶父之言不伐齊歸也齊強魯弱與之同圍而邾獨降彼就令伐之勢必不量力而止又何足善率諸侯而伐同姓罪豈小耶若令莊公能知己之不德乃是賢君安有會仇讎而伐同姓之事也左氏之說妄矣公羊以邾為成曰諱滅同姓也按成當從邑公羊經誤之故生此說果為之諱當沒去其事不當改國名也若變改其國名則後世何從知之乎又曰不言降齊師辟之也按邾寔降齊不降魯為魯辟之何也內惡書之有甚于滅同姓者矣穀梁曰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

威于邾也按圍邾寔有二國不言降齊則若兼降齊魯矣
謂之不使加威亦非也

秋師還

春秋之例事畢而非其志者書還事未畢而遂反者書復
事成而告之廟者書至書還者四文十年公如晉公還自
晉鄭伯會公于棐文公之還所以見會鄭於棐未及告廟
不可書至已盟晉侯不可書復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
冬歸父還自晉至望遂奔齊聘事以畢不可書復反未魯
不可書至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亦侵事不成而反也春秋書還者四皆事畢而非其志
也莊公自今年之春次于郎以俟陳蔡甲午治兵夏及齊

師圍邾：降于齊師邾為魯同姓之國莊公志欲滅之陳
蔡不至又治兵及齊侯圍之其志在于得齊也然邾畏齊
之強輕魯之弱卒自降于齊也莊公之師自正月出于外
至秋始反志在取邾而邾不降于我圍事雖畢而志不就
故特曰師還公羊曰善辭也按惟士匄之還得不伐喪之
善若師還乃魯之大惡何得為善乎穀梁曰還者事未畢
復者事畢按書還者四皆以畢之事無有未畢者趙子疑
例或倒之耳趙子曰凡師還告廟則書重之也記是以著
非又二百四十二年惟一處書師還告廟可疑也按告廟
者當書至不當書還趙子自云可疑又著告廟之說非孔
子闕疑之意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按無知之弑義同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未命故不書氏也穀梁曰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案未命之大夫例不書氏若宋督弑其君未嘗代之然亦以國氏謂之嫌非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弑君之賊稱人殺之討賊之辭也無知嘗弑襄公而自立逾年然齊之臣子以賊討之雖為君不得以君稱也穀梁曰無知之挈失嫌也按未命之大夫則不書氏安得曰失嫌哉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春秋之義魯公及外大夫盟非外大夫之罪則書人不言其名者成二年盟于蜀是也外大夫及公盟而仇公者則沒公而書名若但與微者也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偃盟于防是也蓋曰諸侯君外大夫臣也諸侯之為君苟在于天子之天下皆可以君稱也大夫之為臣雖在于諸侯之國蓋亦臣爾故君有常尊臣有常卑所以正君臣之分而防僭亂之萌也以大夫之卑而敵諸侯之尊大夫之罪也明書大夫之罪以著其罪沒去我公之號示不與大夫之得僭也以諸侯之尊而求與大夫盟者則魯公之罪也明書魯公之及以著其罪沒去大夫之名以人書之不與大夫之敵諸侯若微者則不嫌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莒既書

公矣又書大夫而不名公則有罪而大夫無嫌也于是之時齊襄見弑無知見討小白在外而未入大夫專政而無君魯公求與之盟齊無君不可待君而盟也故公及大夫盟焉莊公父見弑于齊不以復讎為念而為齊立君又屈諸侯之尊以與大夫盟公則有罪矣齊之大夫無君于上而公子在外辭不盟公惧其見討也故以一時之權仇公而盟于莒聖人深察人情之難而盡一時之變也公則有罪而大夫無嫌故變例而書之曰公及齊大夫盟于莒公羊曰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若使眾然按大夫不得盟公若存其義當曰齊人不得曰大夫也既書大夫則非諱矣若使眾然有何義乎穀梁曰可納而不納惡內也當矣

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二傳皆作納糾惟左氏作納子糾據下文有齊人取子糾殺之此當以左氏為定也左氏載無知作亂之後二公子出奔糾奔魯小白奔莒糾與小白俱襄公子而糾為小白庶兄無知之亂二公子皆出奔齊人既殺無知則齊之當立者公子糾也莊公于是盟齊之大夫將納糾焉然而外有小白之難內之大臣或不同心而立糾公又伐齊納之春秋之義納者不宜納也桓公見弑于齊之于魯有不同天之讎仇讎之國無時而可與通也莊公忘君父

之大讎伐齊而納讎人之子書曰納者不宜納也公子糾雖非嫡長而桓之庶兄襄公見弑而無知見討于是之時宜立者莫如子糾莊公納之雖不得于義而宜嗣齊襄而為君者惟糾焉故曰子糾書納者見莊公納之之罪書子糾者言其宜為齊君鄭世子忽衛世子蒯瞶其歸納也皆稱世子以其當有世子之位其歸納也宜焉故曰世子糾之納于齊亦宜為齊君也不曰世子非世子也不曰公子嫌其若眾公子無得立之道也特書子糾以見其宜立也公羊曰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按公羊之意蓋謂糾之不稱公子以其在魯公之前也公子糾非魯臣何得曰君前臣名但稱齊公子亦復何傷此非也穀梁曰惡內也

惡內之說范甯非之當矣

齊小白入于齊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桓公有大功于天下雖孔子之聖猶謂當時無之將不免于左衽矣若桓公之事宜有取于孔子矣然孔子之于春秋于桓公之惡未嘗以一辭假之于是之時桓公始入于齊而經書曰入蓋小白外有子糾之難內無國人之助其入于齊未可以安而入也書曰入與衛侯朔入于衛等耳桓公小白有大功于一時而天下受其賜者凡數百年然于其入也與兄爭國而竟殺之聖人方誅其殺兄爭國之惡則不與其功至論其攘外夷尊中國之効又

盛稱其美蓋聖人以為功則可取而行猶誅之則同于大惡穀梁曰以惡曰入按許叔入許春秋以復國字之不可曰以惡也小白之惡見于殺子糾不在于入者但志其難耳穀梁之說非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春秋之義弑君賊討則書葬襄公見殺于無知齊人已討無知殺之矣不于無知之已殺書葬者蓋齊亂公子爭立不以時葬也于是小白之入始葬之故書爾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及齊師戰者公及之爾不曰公承上文公伐齊也先言伐而後戰則戰者公也春秋省文故不曰公及齊師也春秋

之義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未有內言敗績者乾時之戰書戰書敗此春秋之變例而聖人之新意也莊公父見弑于齊為仇讎之國無時而通莊公受公子糾之來奔志欲納之已盟其大夫伐齊而納糾矣而公子小白先之既忘其讎也又不量其力而與齊戰焉戰不勝而至于敗師徒崩喪而子糾不免于死為莊公者其罪如何也莊公有諸侯之位國君之尊民人之所瞻望一國之所矜式也父之仇讎則忽而忘之仇讎之子則決而納之既不果納又戰而敗其師焉不同天之讎已不報而與之交矣無辜之民又驅之戰而至于敗焉十二公之間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興師之惡未有甚于莊公者也內

不言戰、不言敗魯史之所以待魯公之法也若莊公之行蓋非魯公之宜為者書戰書敗蓋曰我君之所以至于此者由其不君也春秋之法自周無出天下者天王之下也天王而在天下則所在皆其有也雖出而在天下不在於四裔皆未可以出言也惟其自絕于天下之位則書出也僖二十四年書曰天王出居于鄭夫以王臣之微于其奔也猶不曰出天王而居于鄭遂曰出焉蓋天王得罪于母至辟子帶之難而出居鄭也天王者教化之本而孝悌之所出也天王而得罪于母則不孝矣不孝之人何以為天王乎書曰天王出居于鄭以其得罪于母而自絕于天王之位也莊公忘君父之讎納讎人之子不孝于父也

不孝于父者自絕于諸侯之位書戰書敗見君之不君也不孝于母者自絕于天王之位變而書出見王之不王也一國之尊者君也天下之大者王也曰君曰王則至尊至貴之名至順至孝之稱也襄王得罪于母則書出莊公納讎人之子則書敗蓋曰不孝之人大之則不可以為天王小之則不可以為國君也于此見聖人之篤于孝也深矣公羊曰曷為伐敗復讎也莊公寔納讎子而敗故書以罪之無復讐之意何得推言復讎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殺子糾者齊侯也而經言齊人春秋之義殺兄者稱兄殺弟者稱弟殺世子者稱世子以明骨肉相殘也子糾者齊

侯之兄又不書兄而書子糾皆春秋之變例也襄公既弑
無知既討宜立為齊君者莫如子糾為子糾未入而小白
先之莊公納糾至于戰至于敗績子糾竟不果納而小白
竟為君小白篡兄而立戰而敗之亦可以已矣小白又乘
其勝勢以脅于魯必取糾而殺之聖人深惡小白之篡而
罪其殺兄之惡也深閔子糾之當立而不可又竟殺于弟
也特變例而書之曰齊人取子糾殺之小白入齊已為君
矣殺子糾者小白也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若曰宜立于齊
而為齊侯者子糾也子糾不幸見殺于弟而不得立篡子
糾者不得曰齊侯雖其位為齊侯其義則齊人耳子糾有
當立之義獨小白者篡之雖不得于一時不害其得立之

義也曰子糾者若曰是真齊侯之子而宜立于齊者也不
曰取其兄糾殺之者其重者子也言子則有當立之義篡
之君同篡君也但曰兄為則當立者不明也舉重者言之
故曰子糾爾不曰殺子糾而曰取子糾殺之又所以重之
也子糾不得立于齊而寓于魯蓋一匹夫耳小白弟也既
篡其位又戰而敗之矣庶長之兄當立之弟使之為一匹
夫而寓于魯罪不勝誅矣又忍取而殺之即齊人取子糾
殺之孔子書之三致意焉所以深疾小白而甚憐子糾也
小白雖為君矣不書齊侯而曰人焉不與之為君也子糾
兄也不曰其兄而曰子糾特名其當立也齊殺之爾不曰
齊人殺子糾而曰取子糾殺之所以罪小白之可已而不

已殘忍必殺之也左氏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公羊曰脅我使我殺之也穀梁曰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耳三傳之意蓋皆曰桓公殺公子糾則殺之者齊桓也非魯也春秋記事皆據寔書之未有無其事而虛加其文者若寔魯殺之於經當有異辭不得但曰齊人也三傳之說皆非

冬浚洙

洙者魯城北水名也莊公伐齊納子糾不果于是畏齊報之始浚洙為備浚洙深之也春秋之義凡興作書之者皆有罪莊公忘仇讎而納讎人之子戰至于敗又畏齊人報之役民浚洙以為備父之讎則不復國內之人驅之戰而敗矣又於其廢殘未復之際役之盛冬而浚洙莊公一舉事而為罪者不可勝數春秋一書之以見其惡於後世也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春秋之義內不言戰言戰則敗內與外戰而敗外師者直書曰敗也以明內無可敵之道來斯敗之矣敗必稱師重其君以無辜之衆驅之戰而又使之敗也莊公去年納糾伐齊桓公小白既入而報其見伐之役來戰于長勺而莊公帥師敗之故書曰敗齊師于長勺穀梁曰不日疑戰也按春秋不以日月為例詳略因舊史耳疑戰之例不通也二月公侵宋

春秋之例不敵其罪曰侵敵其罪曰伐公羊曰猶者曰侵精者曰伐蓋以為凡書伐侵者皆辨其意之精猶也精猶

之意何以見之春秋據迹而定其名爾穀梁曰惡之故謹而月之按日月詳略自非義例所存皆不通也

三月宋人遷宿

春秋遷有二義某遷于某其國自遷或見逼于疆大遷以避之也衛遷于帝邱是也某人遷某遷其國為已附庸也宋人遷宿是也宿近于宋大而宿弱遷宿而為其附庸故曰遷也宗祀不亡不可曰滅國不復見不可曰取凡遷者皆兩罪之也諸侯受地於天子傳國於先君不能以道守位以德懷民而見迫于強大受制于同列去南面之位而為之臣屈諸侯之尊而為之附庸之國為之遷者未免有罪遷人之國者蓋不勝誅矣不書爵書師而曰人者微

之也諸侯而匹夫行不以諸侯待之曰人微之也齊遷陽亦其例焉公羊曰以地還之也按遷之為附庸身何論還與不還乎穀梁曰遷亡辭也按遷之者移徙之名也謂之亡又非也趙子曰從而臣之曰遷某此說是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公正月敗齊師于長勺而二月侵宋齊納糾之恨不釋而宋見侵之怨方興故齊宋之師會次于郎將伐我公乘二國之未至先敗宋師而齊師亦還也不書侵伐方次而侵伐未成也不敗齊師但敗宋師而齊師不敗也穀梁曰畏我也按齊宋皆大國二大國合而伐我亦無畏矣但其伐事未成故據寔而書次謂之畏我非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禹貢九州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宣王采芑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蓋荆州于堯舜之時常為中國九州之地至宣王之時謂之蠻荆而讎之則荆不為中國亦已久矣春秋自莊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荆入蔡十六年荆伐鄭二十三年荆人來歸聘猶稱荆也至僖元年楚人伐鄭自伐鄭之後遂稱楚不復言荆矣杜預曰荆者楚之本號後改為楚此說是也然春秋于其敗蔡師入蔡伐鄭不書人而以國言之者所以斥外之也荆者蠻荒之國賓于南服于周之盛時猶為中國所患至其衰弱遂棄中國之無人侵陵中至執諸侯而用之會而劫中國之盟主侵伐圍滅無所不

至故春秋于其始賤而外之以擯于蠻服至其漸盛則稱人稱爵同于中國矣蓋聖人所以深罪中國而力外蠻服也夫蠻服者至無禮義至無廉恥也王者起必以外裔畜之使之畏威懷德不敢叛去不敢侵暴而已書曰蠻夷猾夏欲其深備之使之不至於猾夏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乘欲深懲之使之不敢乘陵而已蓋聖人深防外裔之患而遠中國之備也故春秋之於楚也見聖人之深意焉於其始也以蠻服處之若曰楚蠻服耳安得使之至乎其至也必深備之至其侵陵之甚主盟中夏而虐害諸侯也則書人書爵與中國等矣若曰中國而至于

是者中國無人焉爾中國而無人則中國亦楚於楚又何

外之故楚之所以得稱人稱爵者非進楚也罪中國也一時之中國不深罪之則無人以懲後世也故楚之始稱非并之也未改號也無人無爵非外楚也欲中國早為之防也稱人稱爵非進楚也罪中國皆蠻服也春秋之義內不言戰不使外敵內也中國敗外裔不言戰不使外裔敵中國也外裔敗外裔不言戰外裔相不責備也蔡中國諸侯不從中國而從荆蠻棄親而即踈去同列而逐外裔蔡亦外裔也齊桓攘外裔強中國盟會諸侯以尊天位而蔡從荆楚未嘗一與其間故僖四年遂侵蔡侵楚及齊桓之沒遂從楚子會盟而伐宋蓋蔡從楚之日久至其與楚戰而敗績亦其從楚而自取其敗故春秋不以中國待之而書

同外裔也春秋之法諸侯失地名獻舞既敗于楚又隨楚軍以歸失其土地故名之也楚人以獻舞歸而經不書執獻舞隨之歸爾楚不加執無其事則不書焉公羊曰州不若國按春秋無書州者此言荆蓋楚未改號之稱也又曰國不若民按春秋無書氏者尹氏之類自訛世卿不緣諸侯也又曰氏不若人按書人或以為貶或以為褒亦無一定之法也又曰人不若名、不若字、不若子按此數等皆為楚發也然楚未嘗有字之者楚子無罪亦不加名皆不通也又曰不與外裔獲中國也按獻舞但隨楚軍以歸故不言執耳經以外裔相敗為文不可謂蔡為中國也穀梁曰以歸猶愈乎執也按寔不執之不可言愈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春秋之法滅有三例國滅而其君死之者書滅莊十三年齊人滅遂是也國滅而其君出奔者書奔齊師滅譚子夔莒是也滅其國以其君歸者書歸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是也春秋之歸就其可責者責之不責其所不能也強大之國以兵加弱小之諸侯而奪其土地有其民人絕其宗祀其國之君不能守以死繼之則滅人之國而殺人之君其罪不容誅也國為之滅而身為之死者非無罪為聖人方深誅滅者之罪不得不以緩死者之責也故滅而其君死之者但書曰滅不更出死者之名以深罪滅其國而殺其君天子之土地已不能守先君之宗社又

不能全愛其一身之死而蒙耻忍辱奔亡于外者則書滅書奔罪其不能死社稷也國為之滅而民人為之有也宗祀有不能全焉則是有不同天之讎而莫之恥也乃苟完其一身隨之歸而為之臣蓋其罪不可勝誅矣故書滅書歸又書名也國為之滅者非其罪也以其君死之則滅者之罪重而死者之責輕不得更書死者之名也國滅而不能死固已有罪矣以其奮然出奔不為仇讎之屈則比之隨軍以歸者罪差殺焉又欲深明滅者之罪故亦少寬奔者之責但書奔而不名為國滅而隨之歸者則已大惡矣然滅人之國者非無罪焉故滅人之國者其例則三而其罪則一為人所滅者其罪則一而其去就之輕重有三科

焉此春秋所以辨罪惡之淺深而示誅責之輕重也齊師滅譚稱師將卑師衆也譚子之奔不言出皆自我也故自我言出譚子之國滅矣尺地非其有也安得無國而出乎春秋之例國滅無出無國可出也左氏之例曰用大師焉曰滅按春秋絕祀者書滅前後用大師者多矣豈得書滅公羊之例曰滅上下同力者也按侵伐同力者衆矣滅以同力為例亦非也按凡滅者當從趙子之例覆邾絕祀曰滅是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去年之冬宋師嘗敗于乘邱今年之夏來報其役公復敗之于鄆也左氏于此發例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按此

之例止可用于魯不可施之于外春秋魯凡八敗外師豈能專于未陳而敗之乎又曰皆陳曰戰春秋于外諸侯言戰言敗績惟內敗則沒而不書但曰戰而已皆陳之例亦不通也又曰得雋曰克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惟有鄭伯克段一事而已蓋孔子以鄭伯不教其弟至其叛也又徒勝之克者能勝之名耳春秋得雋者豈少哉何獨鄭伯之于段也又聖人之意于侵伐之事常欲絕其原使之不至于此若以得雋別之則似教人以戰也此例又不通矣又曰覆而敗曰取某師按春秋取師之例亦止有隱十年宋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一條而已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覆而敗之者宜不少也然止著其一條此例不通

矣左氏之例數條惟大崩曰敗績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似與經合然亦未盡其義也穀梁曰其日成敗之也按穀梁以日月為例以不日者為疑戰日者為成敗日月之例既已不通又經言敗者直為內辭爾不可謂成不成也又曰宋萬之獲也按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獲莒挈經書獲也若于此寔獲宋萬當書之不得沒去其事也經不書安知其獲哉穀梁之說妄矣

秋宋大水

大者非常之辭水之為災非常故曰大水也春秋書曰大水者八外大水惟此耳按左氏之意以為公使弔之故書爾穀梁曰王者之後也蓋曰外災不當書宋為商後故特

書之耳公羊曰及我也蓋亦曰外災不當書于魯史此以書者以其災及于我故也三傳之意大抵推尋孔子未修春秋之前外事得書之迹爾春秋者孔子已成之書其詳與略但當據所書解之爾若更尋未書之事則亦有所不知縱使解之或通已非孔子闕所不書之意况所稱之未盡通也如左氏之說則是外諸侯之災患皆當弔之弔之輒書春秋豈能盡記之也如穀梁之說則是外災惟王者之後書耳如莊二十年書齊大災豈齊亦王者之後乎如公羊之說則是外災及我則書如僖十六年書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豈是石鷓之異亦能災我耶皆不通矣按春秋者孔子因魯史成之其詳畧皆因舊史蓋孔子

亦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則是春秋之文無妄加之者矣舊史所載孔子因之以為懲勸爾其若未修之前不可復加也故彊知之亦或疑而不通蓋不知其所不可知者孔子謂之知若三家者或未知乎

冬王姬歸于齊

春秋一十二公之間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書王姬之歸者惟二又在莊公之時而歸于齊蓋莊公者桓公之子也桓公見殺于齊莊公親為之子而不為之復讎又為之主其昏為夫仇讎者義不與之同天不復之于其人當復之于其國不復之于其始當復之于其後莊公父見弑于齊而為齊主昏父之讎則不復而仇讎之人惟恐其祀之絕聖

人深罪莊公盡禮于仇莊公而無恩于其父也則一書之以見其惡元年之王姬書單伯之逆築館于外而此獨亡者蓋元年之時莊公之父新見殺于齊創巨痛深之際于仇讎者之昏而使人逆之築館待之失禮之甚者故詳書之以重其罪于此王姬之歸非無逆者矣然不書于經者仇讎之人嘗已易世于其子孫之昏但擇其書者重之爾謂之因逆而書又非也公穀皆曰過常事得禮不書耳謂之因逆而書又非也公穀皆曰過我也按魯寔主其婚非但過我書之所以罪莊公交仇讎爾三傳皆非

十有二年春紀叔姬歸于鄆

春秋內女之賢者惟紀叔姬歸歸共姬月叔姬為伯姬媵法

不當書春秋賢之故備書之也隱七年叔姬始歸于紀至莊三年紀季以鄒入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紀之國亡矣而宗祀僅存于鄒焉叔姬念紀之宗祀僅存也于是自魯歸之紀侯大去則叔姬無夫土地已亡而國為附庸則叔姬之奉不給為叔姬者惟宗廟社稷之是依聖人賢之書曰紀叔姬歸于鄒以奉養為意乎則魯大而鄒小也以紀侯為歸乎則國亡而夫去也然則叔姬之歸其宗祀而已叔姬嘗自紀歸魯矣而經不書之以其國亡則吾女義當歸也常事無所書于是之歸則其賢行之著在于此耳不曰叔姬而曰紀叔姬者以明往時歸紀之叔姬今歸于鄒若不加紀則嫌于他叔姬也公羊曰隱之穀梁曰喜得

其所接春秋大法所係不可因魯侯之憂喜特加此文也公穀皆非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撓及其大夫仇牧

春秋死難之臣三人而已孔子書之無異文也夫以春秋之時臣事君不以其道者多也至逐君以求利賣君以全身三人者立人之朝食君之祿君存與之俱存君死與之俱死春秋弑君二十有四而死君之難者三人而已若三人者投萬死以赴君之難不果救以身死之而又在春秋之時蓋賢者不可議矣然而孔子書之無異文者蓋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事君而至于殺身孔子不為也事君之日久則君必信我而言

必用也然小人猶在于朝而君猶任于小人則其道必不行其言必不信矣道必不行言必不信猶在其位是苟祿者也非以道事君者也苟祿而事君固位而見殺孔子又何傷乎三人者之謂善乃孔子謂不能死者設耳非孔子之所謂善也孔子之謂善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也孔子皇、乎七十餘國孟子奔走齊梁之間既未嘗遇亦未嘗死也然孔子亦不貶此三人者以為不得不少進三人者以激時人之不死者也然亦不遂褒之者非吾道之極致若遂褒之則若聖人之道至是而止矣在易咸者感也感物必以心不以心者物必不感以其感之外也初咸其拇二咸其腓三咸其股皆不得感

之道以感者在下未至于心也至于四則心矣然又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孔子解之曰未光大也則感者不可以心無心以感又感之盛也故未至于感者責之以心已至于感者責之以盛拇腓股則不若心憧、之心又不若無心之盛也逐君以求全賣君以全身則三人者必不為而春秋之所善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則三人者不能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三人者不至也故取之以春秋之時則三人在可褒之域格之以聖人之道則三人猶未備焉此春秋所以進之無而褒書之而未善也公羊曰賢穀梁曰閑也此說皆是矣然亦所未盡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春秋之法弑君之賊有能討之者則書人以明弑君之罪無所可逃逆人倫非人類凡為人者皆得誅之一時之臣子不能討賊則君不書葬以明臣子之責有所未盡則雖葬猶不葬也弑君大惡之人不見誅于一時則孔子之于春秋不復重出其意以為君親無將而必誅君已弑矣一時之臣子又不討賊則是悖亂之人得行其志而人倫將至于亡矣故以弑君之賊時未能誅則孔子不復書之欲其即誅于一時也宋萬已弑其君殺其大夫其國之臣子不即討賊使之出奔則是其臣與子無恩于君父而縱之使奔也宋萬之罪已不容誅書其出奔以深罪宋之臣子也左氏曰宋人醢之若是則宋嘗討賊矣若宋寔能討

賊于經當書宋人殺萬不得更書奔也按經但言出奔左氏何從知其討賊乎此妄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桓公自九年入于齊始為北杏之會齊侯稱爵而諸侯皆

稱人者蓋桓公將興伯業諸侯未甚信向齊桓欲過為謙

遜以求諸侯故親屈其尊以會諸侯之臣蓋皆大夫矣然

不書其大夫之名者以亦大夫之位去君近嫌其敵君故

故不出其名也諸侯之尊雖在于天下皆得以尊稱也大

夫之卑雖在于諸侯之國亦不伉得君而會盟故凡諸侯

會大夫者皆殺大夫之號而稱人以明大夫不得敵君若

微者則順從無疑也當是之時齊桓將伯諸侯未甚尊之

但遣其臣往爾然齊方求諸侯亦不卑之而與之會也聖人欲正君臣之分辨上下之常以大夫不得敵君特降之曰人也穀梁曰齊侯宋公也按穀梁經文亦作齊人左氏公羊皆作齊侯此當據多者為定然穀梁謂之宋公經當書之不當沒去其稱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桓自滅遂之後歷莊閔二十年代宋伐邾伐鄭伐我西鄙伐齊伐衛救鄭降鄭伐山戎救邢遷陽皆稱人救邢城邢但稱師至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始書曰齊侯此孔子之微意也夫春秋之時王室衰中國弱諸侯之道外裔侵陵于是之際能帥諸侯以帥專天王攘外裔以強中國者惟齊

桓公而桓又以其私而報平生之讎奪諸侯之士行師二十餘年始伐楚以青包茅之不入而彊中國之威故伐楚之前悉貶之曰人曰師至伐楚之後遂以爵稱之謂其一匡天下也春秋諸侯無道而行師者多矣而經未嘗去爵以貶之至桓公之盛而聖人罪之尤深責其可責者也春秋之義可責者責之餘年稱人者微之也至侵蔡遂伐楚方純以伯者之義許之齊人滅遂不言遂之君者其國見滅其君死之不出死者之名所以深見滅之者罪也穀梁曰不日微國也按春秋褒貶不以小大為之輕重國微者不日則是春秋輕係之小大也此蓋推日月之例有所不通故妄為此說也

秋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魯與齊為世讎又小白之入魯納子糾伐之至于屢戰則齊魯不和久矣于是齊桓求伯欲與魯平故為柯之盟也左氏曰始及齊平是也公羊載曹劓劫盟之事以為齊數侵地而齊遂歸汶陽之田按寔侵地經當書其所侵齊寔歸田經當書其所歸今經無其事未可遽信趙子曰其事迹既妄不可以訓此說是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齊桓帥諸侯之師伐之經書齊人者蓋齊桓初興伯業德政不修而專以兵勝天下春秋貶之凡用師皆書齊人陳曹小國其勢不敢使微者隨從齊桓然亦

稱人蓋桓公伯者之盛其用師且貶而稱人則隨從其侵伐者亦不得稱爵也春秋用師之盛未有盛于齊桓然春秋貶之則其不逮之者可以類推也聖人不悉貶之而擇其最盛者貶焉又見聖人深惡于行師也單伯內臣也內臣而命于天子受地于畿內故書地書字尊天子之命比之王臣又以別于諸侯之大夫也書會伐者蓋諸侯伐事以成而單伯後至也左氏曰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取成于宋而還按左氏于單伯逆王姬經誤為宋因以單伯為王臣至是見經會伐之事欲附成其說故以為齊請師于周而單伯王臣會之也元年之逆王姬寔魯臣逆之爾于此會伐宋亦魯臣會之也去年之冬始及齊平

而盟于柯于是伐宋內臣會之無疑也若王臣則郟之會不得更書單伯會諸侯也推尋前後左氏之說不通蓋左氏不知諸侯之臣受地于畿內則書字故妄為此說也
秋七月荆入蔡

荆者楚未改號之稱也不稱人稱爵而曰荆者外商也若狄伐邢之類是也荆自是始通中國敗蔡師今又入蔡其勢將盛欲中國備之于始盛之時制之猶易也至其漸盛將不可制矣聖人于此見禦外之道焉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郟

諸侯伐宋已服罪故齊侯會諸侯于郟以與宋平而魯之單伯嘗往會之故同為郟之會也左氏曰會于郟宋服

故也此說是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郟

齊桓欲成伯業故為郟之會以帥諸侯然春秋書之與無事而會盟者等爾蓋春秋之意以為為道而不至于三王者皆苟道也為學而不至于聖人者皆苟學也齊桓雖有一時攘外夷尊中國之功而終不至王蓋功則可取而道猶未也春秋王道之極致聖人之成學故雖桓文之功而其詞無褒孔父仇牧之事而其事無善所以使學者求之至于無窮行之至于不足范甯曰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矣此深于春秋之言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齊桓之立至是七年夫人姜氏未嘗如齊于是往者但歸寧爾然經書之與齊襄之事等者蓋婦人之事以夫家為歸一適其夫則終身不返聖人制禮惟父母存者得歸寧其父母沒雖兄弟不往也所以預為之嫌而防逆亂之將萌也齊桓雖無齊襄之惡然春秋書之與齊襄等蓋非禮之迹同也故父母沒雖兄弟不往皆犯禮矣經曰夫人姜氏如齊姜氏之惡不可勝誅矣然為齊桓者不能無罪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邾

宋為兵主故序齊上左氏曰為宋伐邾此說是也齊桓與伯而屢伐諸侯春秋貶之稱人然宋主兵則齊桓之罪差

殺經亦稱人者蓋桓公伯主伯主之義當以德服諸侯尊獎王室乃徒為諸侯興師以報其怨也宋雖主兵而齊桓當伯主之責故亦書人以罪之也

鄭人侵宋冬十月

鄭之微者主兵故書鄭人不稱宋罪以行師故但書侵三傳不解其事例甚明也

圖書

十六日校

